

# 临潭文学 从高原走来

## 中国作协对口帮扶地区临潭文学专题



赵永和 摄

临潭,属于许多人心中的那个远方。这令人心动的地方,古称洮州,处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。农区与牧区、藏区与汉区结合部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,形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互动。高原、大山和无边的大草场,让人心生辽阔。江淮遗风的长久滋润,使得这里的人们粗犷里不失纤细,豪爽里温婉之风习习。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孕育了临潭的文学创作。

虽然临潭不为世人熟知,但临潭的文学却独具特色和潜力。临潭文学的民族气息浓郁、生活质感浓烈。近年来,临潭作家已在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收获》《飞天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星星》等国内数百家报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,临潭的作家、诗人将心灵的成长、文学的行走与地域文化精神有机结合在一起。在他们看来,文学不是事业,而是生活的一部分,是自在绽放的格桑花,是大雪纷飞时的一盏心灯。

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,临潭与甘南,乃至与甘肃一样,诗歌、散文诗和散文的创作热情更为高涨。或许,在他们看来,与生活对话,对世界倾诉,诗歌和散文可能是最接近灵魂的表达方式。当然,近年来,这里的小说创作也渐呈上升之势。丁颜是其中的佼佼者,其小说创作已经进入“90后”作家的第一方阵。

除了目前依然生活在临潭的作家诗人外,还有许多生在临潭、成长于临潭,后外出工作、生活的写作者。诸如李城、扎西才让、王小忠、牧风、李志勇、敬敏文、唐亚琼、陈拓、王永久、流石、薛贞等,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。

中国作家协会自1998年与临潭县结对对口帮扶单位,十分关注临潭的整体建设和发展。近年来,中国作协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,十分重视做好对口扶贫工作,将其列入每年工作安排进行重点研究,积极推进。认真选派干部到对口帮扶地区挂职常委、副县长和村“第一书记”,在推动帮扶项目建设、为贫困户制定脱贫计划、协调产业发展、帮困助学及拓展宣传文化旅游资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,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
我们集中展示临潭在文学创作方面的风貌,并将目光锁定在依然在临潭工作生活的写作者们。这既是进行“文化扶贫”的具体行动,也希望广大读者多关注临潭,关注临潭的文学。

——主持人语 北 乔

# 帮扶手记：自强不息俩兄弟

□敏奇才

那天赶早,我们路过流顺乡上寨村马场沟下社杨成俊家门口时,看到大门紧闭着,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,像水洗了一样洁净。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前几次入户的情景来。

那天,冒着寒风轻轻推开矮小陈旧的大门,一脚踏进去,院内静悄悄的,没有一丝声响。种田歌活的简单传统农具整齐地挂在西房屋檐下的土墙上,一排看过去有两把割田的镰刀、三把刨土的镢头、一把锄草的锄子、两把打土疙瘩的木榔头、一把捞草的捞耙、两把挑草的铁杈。另外墙根底下还有一个碾场用的石碌碡,两头中间镶嵌的红桦木柄磨得光溜溜的,纹路很是清晰,像是久经风霜的农人的脸庞,没有丝毫的杂质。院落中没有农村庭院里常见的那种杂乱无章和无绪,也没有一般人家中打扫不净的草棍、鸡粪和杂物,显得干净整洁,透着生活的气息,从这一切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希望的家庭。

也许是听到了我们一行几人的脚步声,杨成俊和他弟弟掀开堂屋门帘微笑着迎了出来,热情得不得了。这种真诚的热情让我们一行感到很不自在。因为我们从乡上对接贫困户的时候,就知道了他们的具体情况。双双残疾的兄弟俩,哥哥杨成俊55岁,十个手指莫莫溃烂;弟弟50岁,有点智障,智力有限,听力受阻,你说啥他不会笑着。坐在他们家堂屋的破沙发上了解基本情况的时候,我环视周围,屋内感觉空荡荡的,家具是古董样的老家具,不知用了几辈子,漆黑中透着几分光亮。土地上洒了清水,扫得一尘不染,透着一种久违了的土腥味。就是这样的俩弟兄,家里的土地硬是没有荒着,去年种了两亩油菜、一亩大豆、半亩洋芋,还种了两亩麦子,吃饭不成问题,再加上享受着农村二类低保,生活还能勉强过得下去,但假如两人中的一人有点闪失得一场病,或是杨成俊的十个手指检查不出病症治愈不了,那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就是雪上加霜。今年要种地,兄弟俩早早地用积攒的钱买了化肥,怕是过个年把仅有的一点钱花光了,他们还是愁着来年,愁着来年的耕种,愁着来年的日子。

由于工作性质使然,我接触过采访过形形色色的群众,这几年农村虽然少了偷鸡摸狗的事,但是因为金钱兄弟反目为仇、子女不赡养父母的事还是时有发生,而杨成俊兄弟俩却是互帮互爱、相互依靠、不弃不离、和睦相处。见了干部也不会哭穷喊怨,更不会耍要那,非常淳朴。只是当杨成俊伸出双手说他很疼很无奈的时候,我深深地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自责,更感叹上天的不公。他诉说病情的时候,我就心疼、紧张得不行,知道自己回去后很长一段时间心情都会不好。果然此后几天,眼前总是闪现杨成俊兄弟俩厚道的身影。

杨成俊的十个手指头是一个大问题,是关乎兄弟俩脱贫的大事,也是关乎兄弟俩后半生的事。只有杨成俊健康地活着,凭着他生活的信心和对他弟弟的疼爱,他弟弟才可能吃饱穿暖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。

近期联系乡卫生院和县卫计局,对杨成俊的病情做进一步的诊断,以便有效治疗,但没有诊断出结果。不过在多方努力下,他最终被纳入了县医疗救助名单,将去省城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。期望杨成俊的手能在医疗救助过程中彻底治愈,让他们兄弟俩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沿着45度的天空仰望,云朵上的甘南这片神圣的净土,那如星辰般撒落的山谷、森林、羔羊、玛尼堆、格桑花、帐篷,还有草原上深情美丽的牧羊姑娘,此刻正醉卧在温暖的炊烟里……

### 将军山

“狼烟起,江山北望,龙旗卷马长嘶,剑气如霜。心似黄河水茫茫,二十年纵横谁能相抗。恨欲狂,长刀所向……”时空的船搁浅在了昨天。

刀光剑影里。湖湘稚儿揪心的夜啼,江南春闺如注的相思,中原慈母深情的遥望,柳荫道下的生死诀别,统统卷入腥风血雨……

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落兮雁南飞。您的忠魂却永留北国异乡。

从此,睡卧千年不醒。明月是您思乡的一滴清泪。

昨日,铁马金戈塞上。

今天,杏花微雨江南。小桥流水人家,牧歌正悠扬……

横跨在这段时空之上的,是一个铿锵的使命,是大爱,是永恒的守护!

### 赤壁幽谷

一折青山一扇屏,一弯碧水一条琴。赤壁幽谷——褚红色的思念。云蒸霞蔚间,安谧而圣洁。

这里仅属于两个人——俞伯牙和钟子期。

### 宽 恕

风宽恕了雪  
雪宽恕了春天  
春天宽恕了我们的罪恶  
我们宽恕了牛羊的饥饿

插儿把一袋储备许久的格桑花种子  
撒在房前屋后,埋在梦里  
探头的小草,宽恕了我们的践踏

### 黄 昏

西山坡上的白云,逐渐变红  
向西的路上,我逆光回家  
我相信,孑然的身后肯定有一条长长的  
影子

拽着我,不肯撒手

# 在高原的低处(组诗)

□花 盛

### 时 光

从东山顶到西山坡,再到大坪梁  
狼毒花开满西山坡,像我们欢快的童年  
蝴蝶般飞来飞去,忘记贫瘠和饥肠辘辘

### 阿吉纳

洮河拐了个弯,就有了冲积扇  
阿吉纳像孤独的央金,坐落在冲积扇上

身前是山,身后还是山。除了洮河的日夜陪伴,再也望不见平川

### 背水姑娘

月光洒在水中,水有了迷人的脸庞  
荡出的水滴,溅湿回家的影子

月亮掉入碗里,碗有了昔日的星光  
饮一口奶茶,所有的芳香全都是忧伤

月光透过窗户,准备好了有绸缎的嫁妆

不用梳妆打扮,你依旧是最美的新娘

### 洛扎村

帐篷变成了土屋,土屋变成了砖瓦房  
羊肠古道变成了水泥路,牛羊赶到了牧场

他们,卖掉了马,骑着摩托车放牧  
开着小汽车进城,走亲戚

翠车的老阿妈,一边呕吐一边说:  
“这铁马要是和马一样吃草多好,省钱……”

# 罐罐茶的记忆

□李雪英

故乡坐落在苍苍莽莽的大山深处,清澈的洮木河从静谧的村前流过,千百年来潺潺河水奔流不息,村庄周围的森林郁郁葱葱,苍翠茂密。春夏秋冬有不同的果实,野菜供乡亲们采摘,我的童年便是在故乡的大山里度过。

父亲在很远的林场工作,回家的次数很少,奶奶和母亲耕种着十几亩土地,爷爷是村里的牛倌,给家家户户放牛,到了年底爷爷收回粮食、大豆等算作工钱,用来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计。爷爷岁数大了,奶奶和母亲不让爷爷再出去受苦,而是在家看门带孙子。50多岁的人在农村来说还是很强壮的劳动力,其实奶奶也是心疼爷爷风里来雨里去,实在太辛苦。爷爷习惯了外边漂泊的生活,待在家太闲,便在深山侍弄了几座炭窑。将烧好的木炭拉到集市上卖掉,换回日用品,也给我们兄妹买很多好吃的糖果和漂亮的布料做衣服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爷爷用自己辛勤的双手为我们带来了富裕的生活,也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。爷爷不苟言笑,更不善于表达,只是将对家人的爱付诸于行动。

爷爷喜欢喝罐罐茶,吸旱烟锅儿,也是那时所有老人们的共同爱好。每天早晨爷爷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烧起火盆,煮上罐罐茶,奶奶便去厨房做早饭。农村的早饭吃得特别早,吃过饭后都要忙着去干农活,等奶奶将热气腾

腾的馍馍端上炕桌时,爷爷的罐罐茶已经煮沸了。爷爷将熬好的茶水倒入茶盅,一边喝着罐罐茶,一边吃着奶奶做的锅巴馍馍,等吃饱后用手抹一抹嘴再美美地吸上几口烟锅儿,下了炕站在院子里看看天空露出了鱼肚白,就将烟锅狠狠地踩在鞋底磕几下,随手别在布腰带里拉着架子上山了。

那个年代一般家庭很少有细茶,罐罐茶便是家家户户最主要的饮茶习惯。之所以叫罐罐茶,是因为煮茶用的器皿是砂罐,煮法很简单,一个火盆、一只罐罐、一撮茶、一个茶盅,便是罐罐茶全部家当了。罐子的形状如旧时的药罐,肚子突出,拳头大小,旁边有个环形手把,做工很粗糙。煮茶先是在火盆里烧起炭火,抓一小撮茶叶放入罐罐,茶叶都是廉价的清茶,再倒入清澈的泉水,将罐罐埋在炭火边慢慢熬煮。煮时要用木筷轻轻地搅动,使茶叶能够充分煮沸。在火盆上还要支个铁丝做的三脚架,用自制的圆锥形铁皮壶盛满泉水放在三脚架上烧着,以便随时将煮沸的水添入罐罐里。等罐罐茶浓郁的茶香味溢满屋子,茶水已经熬得如牛血般浓醇。将茶水轻轻滤入茶盅,也只剩一小口,然后慢慢呷着,细细品着。茶叶仍留在罐罐里,将铁皮壶里的水蓄满罐罐继续熬煮,如此反复,得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过足茶瘾。

历史的风尘里浅笑嫣然,在平淡中看红尘飞舞;在孤寂中,品世事沉浮。

一声叹息,撞落了街山的夕阳。生命戛然而止,但情义却永恒……

### 黄捻子

林抹微云,天粘碧草。  
黄捻子——原始森林。天然绿色氧吧。  
行走在这上帝遗留在人间的仙境中。行走在那些如时光拼接的木质栈桥上,恍若穿梭在时空的隧道中,从光怪陆离的现代穿越到了上古时期……

那些驻足在潮湿的青苔上的脚印,携刻着原始部落茹毛饮血、钻木取火、刀耕火种的往事。

山坡上,从林里,悬崖边,沟壑间,呐喊齐鸣,锣鼓助威。他们围猎野兽。与疾病抗与自然争与毒蛇斗与虎谋皮与狼共舞。

有巢氏筑巢。燧人氏取火。神农氏尝百草授农耕。伏羲氏驯家禽习音律,演八卦……

先民们以自然为敌,拜自然为师,崇自然为神。用勤劳与智慧辟出一条光明之路,带领华夏民族从一个个丛林洞穴中一路披荆斩棘从愚昧走向文明,并将这股文明星火相传,绵延息生。

而今,这片土地上,森林依然是守护神。他们在见证着远古文明的同时,亦如释放氧气一样地释放着亘古不变的爱。

### 桂花山

人去,屋空。  
花还开着,老戏台还在,篮球场还在。  
小庙门半开,神不在。  
碌碡半没于草丛。一把小锁,锁什么?  
光阴,旧日子,往事,鸡鸣犬吠?  
远走高飞,也好。  
流水苍苍,岷山苍苍。  
村口老树,在迎,在送,在守望——这儿还有一个老村庄。

### 王清洞石窟

红崖,巨石,悬楼。一悬,悬了千年。  
志书忘了,忘了好。  
佛静坐,禅角风转动。  
三月三,六月六,朝山的人如花汹涌。  
香烟缭绕,花儿茶绕,溪水自流去。  
文革,一声叹息。  
壁画涂了,殿瓦毁了火。半截瓦当,半块木碗。  
沉在手中,重在心头。  
民居小康,神们重回殿堂。  
看门人不在,松门上一副发白的对联:  
古洞无灯明月永照;山门不锁白云自封。

# 时光里的临潭

□彭世华



## 云朵上的临潭

□禄晓凤

期磐石般厚重的情义,瞬间渲染成了一片丹霞色。

风袅袅,柳依依。一片丹心映千秋。  
山河拱手,为君一别。

子期西去。  
伯牙便挥琴从此退隐。化作金猴痴迷的思归,化作虎踞龙盘褚红色的守望。

一颗心,卷在风里飘摇。动与不动间,从青青草木到巍巍崖石,从山水几案到浩浩江湖,寻寻觅觅。你一个人,独立幽谷之巔,将世间的尘埃化作千亿元的等待……

历历往事如烟似梦,深藏在你清澈而宁静的眸子里。  
任凭沧海桑田,岁月颠沛流离。你依然在

圣旨崖上,伯牙端坐抚琴。  
伏羲崖旁,子期将须沉吟。

一曲《高山流水》,涤荡不尽相遇知音的缠绵情意。

那四屏峰便是他们忠实的听众,谈笑间频频点头致意;一尾鱼春情萌动纵声跃出水面,为他们鼓掌喝彩;一只狗熊听渴了,鬼鬼祟祟伸出头来探水;觅食的小鸟听得迷了回家的路,而最痴迷的数那神仙渡,一不小心把心迷醉成了三瓣,独留一线天维持呼吸……

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。  
那灵性的绿色音符是滋润生命的交响,破译出了群山深藏多年的秘密。

连绵的山崖惺惺相惜,感动于伯牙和子